

校
資治通鑑

九十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90

45

50

55

60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八 起上章涪灘盡重光作噩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宣州將田翽所遣將也錢鏐使其從

弟錄拒之從才用翻錄音求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壬午以吏部尚書

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

塹懼朱全忠之攻逼也治直之翻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

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通鑑卷二百六十二

010190617160

1821-90

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且難乃朱全忠遣

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帥讀五月庚寅拔

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

厚禮求援於河東。復扶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

邢洺以救之。黃澤關在遼州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錡。懿宗咸

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鑠呼會翻。歲借兵鄰道討平之。六月癸亥加東川節

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

有度量時稱良相。以其時言之稱為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

弼。景務修專橫。橫戶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去羌宦官知之。由

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

容言於上曰。從千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

誰不知之。顧其執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難乃且

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而自長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

之。謂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

去年胤罷相。見上卷。意搏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忠書具道搏語

是年二月出胤廣州。博語即從容言於上者。遺唯季翻。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

之地。上時掌翻下連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

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復扶丁卯。以胤

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

軍。務修監青州軍。監古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

戶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

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於是胤專制朝政。

執震中外。朝直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為劉季述韓全誨劉仁

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

軍本古盧臺軍地後為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葛從周留張

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鷓堤。老鷓堤在乾寧

軍東南

舊書崔胤史作

實字記幽作

舊五代史張存
敬傳三
取新舊
史傳從

通鑑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為雄州 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范成

大北使錄內丘縣至邢州三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洺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甲寅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饗士忽有大風占者云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洺州然刺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洺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 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

雨。朱全忠召從周還。滄州下濕雨水難以駐軍且欲救邢洺故召還 庚戌以昭義留後孟

遷為節度使。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

都指揮制置等使。時置武信軍於遂州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置兩道則可以制宗滌宗信蓋諷朝廷以此命之 八

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沙門河疑當作沙河即邢州沙河縣也

藩寇出并州來攻洺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北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洺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洺州刺史朱紹宗擊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捉得

新舊史
唐紀作
沙河

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康儒是年正月攻睦州清溪漢歙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雒山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里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

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棄洺州城而走 從周設伏於

青山口邀擊大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洺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王郃郎楊師悅陷賊洺州復為汴有唐末見

開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被汴州捉到王郃郎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奔洺州敗於青山口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又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

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惡

路彥若亦自求引去。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擊而去之意者 時藩鎮皆為疆臣所據惟

嗣薛王知柔在廣州。知柔鎮廣州見二百六十卷乾寧元年 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

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荆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

又字宜

下度下
疑脫使

通鑑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三

新舊本紀書及宰相表以申官表
二有上相表以申官表
下六坦字
宜新書
紀年已
有三紀年已
有江書號
者

為雷滿所據肅宗至德二載置荆南節度領荆豐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其後增領分隸不一自雷滿據豐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求

割隸荆南朝廷不許薛史曰滿奏請割隸彥若為相執不行滿由是銜之及彥若過

荆南。滿置酒。從容以為言容翻。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

文成納進中書令。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滿甚慙。丙午。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

裴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贇。坦之弟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

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使。朱全忠以下

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自洛州移兵伐趙。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

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

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

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困於侵暴

李克用自得河東。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

故也。為于偽翻下。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

鎮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

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

代。庭湊元遠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為五世蓋紹鼎紹懿兄弟也共為一世。時推忠孝。人欲為之死。庸可冀

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

鎮守之勢誠亦如此全忠易怒為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客將主質

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質音致。以文繪二

十萬犒軍。文繪絹之有文者今謂之花絹。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還從宜翻又如。成

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勅渠京翻。今雖有朱氏之援。

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

朱公。乘勝兼服之。幽劉仁恭滄劉守文易定王郜說式均翻下同。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

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復扶。全忠喜。遣張存敬。

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

劉仁霸。辛酉。拔莫州。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甲寅 案目 案目 案目

北十梁 案目 案目 案目

北十梁 案目 案目 案目

北十梁 案目 案目 案目

北十梁 案目 案目 案目

北十梁 案目 案目 案目

蘇漢二州俱以此
州以爲此
餘俱以此
十月九日
紀原九
新書

湖南之地在 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 璠字袁翻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 全義爲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 殷遣使修好於士政 好呼到翻 可

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

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爲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瀾離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群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爲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 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

又不可以宿兵也 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

鄉導 稿苦到翻 鄉讀曰嚮 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

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

建武比明復還紆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 比必利翻及也紆充夜翻繫縛也造七到翻

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

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 趣七喻 翻下同 自秦城以南二

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 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據桂州至是而敗 桂宜巖柳象五州 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 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日宜州 皆降於湖

新國世文十
靜江家
度作桂
南觀察
據十國
春秋分
注九國
志亦同

綱目兵
上紀兵
本末同

南 馬殷又兼有桂管 考異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趙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

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毅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

平桂州差繆極甚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略使爲靜江節度使而本紀乾

寧二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

倒錯又以士政爲元靜部將同死尤爲乖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禔撰武威王

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寧三 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

未幾 幾居 豈翻 表爲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

自瓦橋趣幽州道潭不能進 潭乃定翻 泥淖也 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

祁州 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 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 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

友謙爲節度使 朱全忠 請之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郛 郛 唐中世以來方鎮多

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 唐中世以來方鎮多 置後院兵處昌呂翻

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兵

三十萬攻我 汶音問薛史作問僖宗光啓元年幽州李可 舉鎮州王鎔攻王處存事見二百五十六卷 于時我軍不滿

五千一戰敗之 敗補 遺翻 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

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郛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 沙河在新城 北望都縣南 易定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七十八 五

甲申

無丙申

異本其
作盡綱
本紀事
同本末

新書
處傳
十上
字

兵大敗。死者過半。餘眾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郃棄城奔晉陽。王處

存素睦於晉。又昏烟也。故郃奔之。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

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本道事朝廷甚忠。義武自張孝忠以來。事朝廷最為忠

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

晉王同時立勳。謂王處存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即河東之境。且昏姻

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好呼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定州城池高深。朱全忠知

不可猝攻。而拔。故許其和。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繪帛十萬犒師。

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偽翻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

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於宋為安肅軍。

昔燕太子丹送荆軻於易水之上。即此地。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

鎮皆服於全忠。史言河北諸鎮皆羈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并有其地也。先是。王郃告急於河東。

先悉行戶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剛翻

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

城。城以屏蔽謂之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河南府佑國軍

十五。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初崔胤與上密

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事見上宦官益懼。上自華州

還。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見上卷。還從宜。翻。又如字。忽忽不樂。樂音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

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

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佻土專聽

任南司。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吾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

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控制諸藩。誰能害

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禁苑在宮城北。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

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

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

而入。帥讀曰率。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

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

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陳兵以脅百官也作亂等連名狀請太子

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監古上在乞巧

樓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玄門內近思政殿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即宣化門外與

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

呼呼火故翻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

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

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量音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季述等乃

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賢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

下保顧東宮顧養也言於少陽院自保養也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樂音洛

何至於是对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願陛下

且之東宮之往也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

語越讀曰促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

者纔十餘人從才用翻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槌側加翻數所具翻

俗從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錮音固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

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

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

號戶刀翻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

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

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牆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

信也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緝更工衡翻下同緝止忍翻以上為太上皇皇

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

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陸王倚倚上

也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榜音彭每夜

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

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有令有丞高宗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

通鑑卷之百六十一

御書正
官志正
作從正
紀事本
未紀事
有等字

與本左
上密致
亂全致
書與全
使與全
返與全
事與全
亦與全
致與全
忠與全
返與全
網與全
下與全
本與全

日潭儀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

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

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考異曰舊傳劉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胤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罷相事全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

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乾寧三年上復欲相張濬以李克用言而止濬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巴西沙渠谷巴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廢帝元年改為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為名唐以犯唐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

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棟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畧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

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並同明公居

近關重鎮蓋謂華州控扼潼關距關為近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

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

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

累歲供饋再復廟朝謂乾寧三年建上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長安也廟朝謂宗廟朝廷也號戶刀翻義感人心

至今謂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處昌呂翻位兼將相

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旬時即旬日也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

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衡讀曰橫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

其可得乎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後朱全忠攻岐遂徙建許州卒如李愚之言此必然之勢也

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

豎之首傳於天下旬浹謂一日二日至于十日浹即協翻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計無便於此者建雖

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

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

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矯為之誥也全忠

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

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難乃且翻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

桓文安危所屬李振以齊桓晉文諱朱全忠屬之欲翻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

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復扶且翻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九

八

舊史李
愚傳句

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

如京師。調事詞火迴翻。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

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一月太祖遣振入

計大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以事告。振願希貞

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

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郎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

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尋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

撫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

其事。振迴益詳其宜也。尋馳蔣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昭宗。立德王

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為以唐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

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廻。因言於帝云。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

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

遺錄。注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衰。郝殷。象。馮錫嘉。修撰太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

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唐傳。皆云。濬。勸。諸藩

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濬。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實。錄。誤

背。璠。崔胤。執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機

書。併。手。扎。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

社稷。却。為。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云。無。此。事。遭。人。反。圖。刻。蠟。偽。名。自。古。乃

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

昨。以。丹。誠。諮。撓。尊。尊。聽。却。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然

遠。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季。述。我。與。伊。同

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復。不。能。自。謀。却。示。崔胤。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

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歸。於。地。因。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

大事。按。崔胤。歸。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

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

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亂。耳。是

歲。加。楊。行。密。兼。侍。中。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太

子。即。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

積。弊。及。為。中。尉。鈞。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捶止急

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

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惋烏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戡與

之遊。判官度支鹽鐵判德昭每酒酣必泣。戡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

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于行間士卒。孰不切齒。說式芮翻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

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

曰。德昭小校。校戶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

御覽 唐王 昭德 昭德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以襲之含山在絳州東張濬之敗也出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

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

釗音昭降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

何綱守絳州綱音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

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于李克用道

路相繼間古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六

五十里至晉州晉州南百二十五里至絳州絳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擇便利

投間隙而行固不盡由驛道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衝并兵縱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

險守後要進不得援河珂妻遺李克用書曰遺唯季翻兒旦暮為俘虜

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塞悉眾寡不敵進則

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自晉以來婦翁皆呼珂又遣李茂

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

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那岐俱不自保

同華韓建邨李茂貞養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執必然矣公宜亟帥

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帥諫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

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

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連二月甲

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已

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執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

流漸塞河舟行甚難浮梁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珂挈其

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

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

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難乃且翻背蒲妹翻

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

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

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凡用兵者擁疆大

日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以聲形臨敵者也而弱小者能堅力一

心而守之以大衆困於堅城之下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大衆為可恃而以攻城

有未百人字

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

為最下王珂之迎降。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域志虞鄉在河中府東六十里先哭於

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

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

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歔。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聯轡入城。

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

河中。傳兄重盈。以及子珂。凡二十二。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于

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張夫人全忠之妻也李克用遣使

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辭蹇傲。

決欲攻之。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為使。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

將。又云。鎮定歸款。蒲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

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

相侵。乃下詔太原。夷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

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撥猜嫌。止為

各爭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瀝。又云。臣詳茲來意。益切憤懷。不敢遂與通和。

必恐有孤。朝寄已遣諸軍進討。訖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抽軍。便赴

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

使張符與臣書一封。并馳馬弓箭銀器四段等。與臣通和。其張符臣且與回書。故歸訖。

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即勒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潞州。使選進赴太原。進討。次其

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奉。聖宗

三月八日。敕云云。天復四年。尤誤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

檄厚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北回軍。便征北虜。近者李克

用以甘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語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

祖以梁寇方疆。難以兵伏。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

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之盛。皆外援。朱溫視之不懌。令敬翔修報詞旨。陳拙

命。李勣吉。傳天復中。武皇欲修好於梁。命襲吉以貽梁祖。書辭與見聞錄同。其年月

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答太原書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

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

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為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常在崔胤幕府。故

胤引之。贈諡。故陸王倚。曰。恭哀太子。倚為宦官所殺。見上年加幽州

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三月。癸未朔。

朱全忠至大梁。自河中歸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

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武宗之討劉稹也。自

州武安縣。故。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

謂之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

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遂州開新路達于磁

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

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為丁會歸李朱全忠奏乞除河中

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為帥。帥讀曰率癸卯。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

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為朱

不應越此三鎮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

守侍中。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

利。表乞入朝論奏。李茂貞在鳳翔近鎮也。故爭賣麴之利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

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

矣。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六月癸亥。朱全忠如

河中。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

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

綯之子也。數所角翻。令狐綯相宣宗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

之從容。從千容翻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

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

更生它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

以處之。處昌呂翻。下同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且

謂誅劉季述等時也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為于偽翻

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

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

人人懼死矣。復扶又翻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去羌呂翻。少詩沼翻此其所以

怊怊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

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貯丁呂翻。藏蓄也自今可

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長知兩翻其徒有善。則獎之。有

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丐攜養於宦

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

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

由崔胤
事本末
並同

異本皆
上有唐

通鑑卷二百六十二

十五

絲而焚之者也治絲而焚左傳魯衆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祭繼益所以亂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

以屬卿嗚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屬之欲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

降之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并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

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却領河陽至此纔二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誤以天祐孟遷為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道士

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妖一遙翻誘音西昌州乾元中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普州漢牛鞞資中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東岩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

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黯即吉諫也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時

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中陰令調察其事詞古永翻又翻正翻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

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遺唯稱被密詔義被皮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

公良圖胤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按舊書帝紀全忠并河中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故稱令公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李茂貞入朝見上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

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

會汴入寇同華宦者知胤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謀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披訴天子徇衆情罷胤胤知政事崔胤怒急召朱溫請

以兵師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急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全忠得此書詔便發河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九域志普州安岳縣有龍臺鎮八月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新書地理志云昌州乾元中置普州漢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東岩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展不樂吾返正。樂音洛下同正旦易服乘小

馬出啓夏門。有諸啓夏門京城南面東來第一門夏戶雅翻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

輩數人知之。展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

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難乃且翻

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

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

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

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也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

然不耳。然不讀曰否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強。毗比

至翻偏其勿翻強其兩翻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

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悖蒲味翻又蒲沒翻上曰。為

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

息。幾居依翻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

了耳。呂翻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

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黜守諸陵者。剝色配役諸陵也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

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九月癸丑。

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

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帥所類翻卿為我語崔胤。速

飛書兩鎮。為于偽翻語牛偃翻兩鎮謂汴岐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

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橫戶孟翻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于殿東

令小兒歌以侑酒。侑佑也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

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謂誅劉王迎上反正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酌

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薦人

數所角翻。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

言韓全誨等以利啗繼誨彥弼惟其所指使而為之用若受傭雇然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畱衛兵欲以制

紀事出上本
有未出上本
或上異本
輒政論有本
本字同車

敕使也言留岐兵以制宦官事見是年正月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

若來必與岐兵鬪于關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小翻

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

大政專委崔胤崔每事裁抑宦官側目崔一日於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視崔皆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為城社時因譙聚則相向流涕時崔專掌

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前崔胤未罷相此與太祖紀年錄略同亦誤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

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

逸杭俘使之告全武以誘之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羸倫為翻殿丁練翻使行營都尉

呂師造伏兵青山下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路全武素輕神福出

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

之驚泣曰喪我良將喪息神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域志臨安縣

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帥讀韓全誨聞朱全

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官禁諸

門皆增兵防守考異曰按金鑾記二十日入直隔夜崔公傳語明日請相看

事實錄己亥差人把門己亥乃二十一日實錄誤也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

胤御札言皆悽愴愴楚亮翻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

東行也西行謂將幸鳳翔使胤等東行愴悵悵悵悵丑留翻悵丑亮翻戊戌上遣趙國

夫人出語韓偓命宮人出至學士院語之也新舊書朝來彥弼輩無禮

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

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百官自閣門入

入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見於內殿謂之

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

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

之鳳翔也之往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

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

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十一

者滿街極目衣於既翻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

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鄴迎降韓全海等

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按

代史孫德昭傳開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六十當作六及關東諸道

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史言崔胤所以不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

往依之依李繼昭之兵以避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

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海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

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

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海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

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御院天子及后是日冬至上獨坐思

政殿翹一足一足踢闌干賜與踏同闌庭無羣臣傍無侍者頃

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

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鄜縣九域志鄜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

士馬十二月八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諒翰林學士命狐漢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

初鳳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州朱全忠遣司馬

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

司馬鄴本韓建幕僚以同州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

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七趣

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磴磴五上下馬慰接之史言昭

以接李甲寅車駕至盤屋乙卯畱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宋白曰

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置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聞車駕西幸

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張濬時居

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

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

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

軍門李巨川之誅晚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漢人曰富貴不歸

矣常為于偽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故鄉如衣錦夜行

新書本
紀建降
丁巳
吐從
史從

作編目
作本紀
作本紀

作本紀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十一

韓建許州長社人也。衣於既翻。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

也。趙韓建陳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度使之。奏徙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已西幸。韓建自華徙陳。皆朱全忠為之。未經表授。即以忠武節度使。何所稟命乎。

以兵援送之。慮韓建中路逸而歸岐。又慮其在華久。其將士有劫奪之者。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牆。歸投上於西溪亭。上與建

飲膳畢。却歸赤水營。旬日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推龔麟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

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忠斫開城門。屠之。不留。唯韓建。東舊傳。建令李巨州。至河中。送款。敬翔疾其文筆。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徙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武功。徙建為忠

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宗不知崔胤僞行詔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按

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瑫為匡國節度使。

趙瑫徙節同州。亦非天子出命。車駕之在華州也。乾寧三年。四年。商賈輻湊。買音古。天子行在所。從兵及百司。供億浩繁。故商賈

輻湊。以牟利。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內湊于轂為諷。夫三十輻共一轂。轂者。衆輻聚湊之所。四方之商賈。內嚮而聚湊焉。故曰輻湊。

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史言自古聚財者。率為他人積。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

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遺錄。于時長

安無人主。朝廷無敕。畫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魏以來。喪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己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胤東寓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

之。發赤水日。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

當中書事。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

臨臯驛。班迎班辭。非藩臣所得當。崔胤之奉朱全忠至此。為一身脫死計。非為唐社稷計也。宦官既誅。胤亦死於全忠之手。宜矣。帥讀曰率。樂音洛。復扶又

全忠賞李繼昭之功。以其能保衛崔胤及百官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

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孫德昭畏朱溫之雄猜也。

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

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

崔胤詐為之。卿宜歛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留屯武功。

茂上詳脫李字

此傳取同

舊本

以拒全忠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丁

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機務唐久不除授盧光啓百權句當中書為之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

丙寅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

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

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屢詔全忠

歸鎮韓全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辛未移兵北趣邠州全忠之意

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岐輔車之援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

州二百二十里越七喻翻下同考異曰金鑿記曰十七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却

迴云軍大勦汴令有表迎駕并進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啓

可御使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

東去二十五日汴軍離發延英門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考異曰實錄載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稱又曰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按舊傳前為罷知政事落使務

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云罷胤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

守本官皆宦官之意也時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

邠州難乃且翻質音致為朱全忠漁色邠岐復連兵張本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

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

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潯平陽縣隋改為臨汾晉

州治焉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自邠州東南至三原一百五十餘里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題讀曰促己丑全忠遣

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九域志盩厔在鳳

翔府東南二百里監音輒厔音室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帥讀曰率詔以裴贄充大明宮留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

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劉隱始得廣州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或

錢鏐為盜所殺見上文八月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自臨安退還宣州有

千秋嶺之險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禁樵采錢鏐臨安人其祖父丘壘在焉又使顧

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

梁廷相 考異云 新唐書 云若 死後 歐陽推 軍中 今從 東史 略東 都中

通鑑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七十八 二十一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又如字。朱全忠之

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

全忠。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為昭信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始收昭信軍為戎昭軍。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

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取其詔敕送

全忠。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

師于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好呼。到翻。而陰勸茂貞堅守

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

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王為

其城。士民懼驚。謹與。謹同。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

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民。火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

傳子匡時。妻七。細翻。傳少時嘗獵。少詩。照翻。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

亦持虎腰不置。傍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

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詩曰。祖揚暴虎。注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處昌呂翻。武貞節度

使雷滿薨。子彥威自稱留後。

雜傳 宋紀 中此 新本 紀傳 本從

本紀 中此 新本 紀傳 本從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九 起玄默闕茂盡昭陽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 將復逼鳳翔也宋白

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符堅於嶽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鄠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為三原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 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 丁卯

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

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 異曰

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焉。今從唐年補錄舊紀。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

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

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始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雜書之。嗣昭等屯蒲

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蒲南。漢古縣。唐屬陽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

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縣。取古蒲子為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移今理。叔琮夜帥眾斷

其歸路。帥讀曰率。斷音短。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

中赴之。乙巳。至晉州。盜發簡陵。簡陵。懿宗陵。西川兵至利州。昭

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

州制置使。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為威義軍節度使。時僖宗在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

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

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

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

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謂處

事當皆如國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貽範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微言曰。此

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

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史言昭宗以酣醕納侮戊午。氏叔

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曰陣而河

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恐懼。怙許德威出戰而敗。密令

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

東軍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畧盡。重直朱全忠令

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

兵逆之。李克用親兵皆代北雜虜。最為驍勁。至清源。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過汴軍。存信走還晉陽。

衆寡不敵。故走。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陽有晉祠

王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眾依西山。得還。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舊唐書五十五卷及五代史紀傳

通鑑正義注卷一百六十三

周唐叔也
存晉南陽
十縣西里
本紀三保
上末走保
有威下綱

新書
北足
作朝
且日

之介山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孟行下。褒衣博帶。以

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

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

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

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

友寧乃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王勿為此

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温。我兵寡地蹙。

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環音。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

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

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代北之地。謂之北川。

以涇嶺之北。皆平川也。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王行瑜死

見二百六十年。今日反効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

事。乃得復歸。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

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

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曰。此

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

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興平縣在長安西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李嗣

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數所角翻。將即亮翻。下同。斬首捕虜。汴

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

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

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

者累年。兵少力疲。故閉境養晦。以俟時。克用以使引咨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咨。今北人以文書達於上。

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貯丁呂翻。度徒洛翻。掌書記李襲吉獻議。

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書威有。一德曰。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象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聚斂寧有盜臣。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力苛政有如猛虎。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

王武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戎紂散鹿臺之財一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

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

樂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為齊庫焚而晏嬰入

有所據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政蓋深有味乎其言也改作何如

舊貫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事見上卷

月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事見上卷上年正月中山城非不峻謂

部不能守蔡上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衆卒為朱温禽自韓建以前事甚

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呂翻

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

錢穀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曰鈎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手不

輕重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

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温

內康疲俗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襄秦穆楚莊為五霸道冠八元冠古玩翻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叔堪叔

惠和天下之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蘖麴蘖列翻檢田疇開國建邦

民謂之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蘖檢田疇開國建邦

恐未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喜許河東甚苦

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

空虛比毘至翻帑他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

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

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語誤之邪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

復記憶此語邪治直之翻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

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

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

輿窺覷神器乘繩證翻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謂自朱那

執宜以來皆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詩酌之篇曰於

晦毛傳曰遵養養取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

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舊史唐有紀朱上

全唐李吉甫集李吉甫集李吉甫集

目錄
本末

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湘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考異曰。唐補遣金吾將軍李儼。齋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朝。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死。儼賜姓。見此年十月注。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牙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為于儻翻。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難。難乃。且翻。上命翰林學士承旨

乙巳

新舊史
保本傳
同保本傳
存道昭
遠昭新
書本紀
慶本紀
午此丙
吳越補

異本
橫字

韓偓答書許之。乙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盧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啓罷。為太子太保。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元年。錢鏐大喜。遣裴還。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莫谷。即漢谷。在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復舊姓張本。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稱刺史。薛史。朱褒温州人。兄弟皆為本州牙校。刺史胡璠卒。朱詭據郡。褒逼璠而代之。與通鑑稍異。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考異曰。金鑾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開四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開汴帥於鄆。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開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開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寶錄據金鑾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樂。己巳。駐師城南。誤也。至東渭橫橋。遇霖雨。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事未

吳越
史進
案望
申庚
先庚
十日

紀事
本
末
無
自

新史
十
國世
亦作

留旬日。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平章事之上官

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渠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

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

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移文稱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自郡王進六月。丙子。

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

者寢皆枕塊。故曰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

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九域志虢

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賴曰。第為之。第但吾止須

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賴弘鐸從之。帥眾南上

度使田頔欲圖之。頔居募弘鐸工人造戰艦。艦戶工人曰。馮公

從。揚行密時為南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止。辛巳。賴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

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將即亮翻下同死者萬餘

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勅出散關。勅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

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朱全忠借正說以行

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環音宦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

江將入海。僖宗光啓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死弘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

使犒軍。且說之曰。說式公徒眾猶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林

異本止
下有劉
延美赴
井死六
本紀事
同

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
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
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
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
所誤語牛倨翻李茂貞因此會當於邠州安置言將出貽範乃止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

懷貞孔勅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從才初孫儒

死見二百五十九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翻以為

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

請以土人代之不從土人謂浙西人也鏐如衣錦軍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

遊衣錦城宴故老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治衣錦軍

山林皆覆以錦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

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

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迎候兵者許再思以進逼牙城鏐子傳瑛

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

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聞變疾驅至城北

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

城而入宋自高宗駐蹕杭州牙城為直更卒憑鼓而寐更工衙翻

鏐親斬之城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

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九域志湖州

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山在杭州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州南至杭

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二百五十九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

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以隱言為驗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

之故人以羅隱不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

無庚戌

綱目兵
事本紀
同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幾居依翻。西門鳳翔城之西門。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

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勸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

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柳修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

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卷。宗播令其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德三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曆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鎮。

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建髣髴吳起。吮疽。太宗吮血之。意校戶教翻。砥直氏翻。創初良翻。王宗播攻馬盤

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先登。遂克之。帥讀曰率。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并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

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李繼密蓋預有罪。故王建云然。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

召見。諸將陵易之。易以鼓翻。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請才笑翻。勝音升。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宗滌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王宗

倍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倍巨乙翻。復扶又翻。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詰去吉翻。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

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飲於禁翻。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為于偽翻。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畧。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

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難。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與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為王建太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九月。

吳任
日歐
史唐
製而
亦云
峰二
道至
皆至
與是
將是
與是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二人也然王象之曰唐碑目

異本伏下無本字出紀

穿鑿金

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朱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此時幾一歲。從才用翻。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譎音西募有能入城為謀者。

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逐魚鰓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

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擊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近其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

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遮其歸路也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

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復扶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賞其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歐史高季昌董璋皆為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為李七郎者也。朱全忠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為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舉天下大定錄同。戊

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并有洋州之地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

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蚰與周翻。蚰以然翻。蚰蚰也。多涎。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暫如蚰蚰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蚰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癸亥。以茂貞為鳳

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武定昭武時已為王建所取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徐許徐縮許再思也。難乃且翻下同杜建徽按劍叱之曰。

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復扶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

往也。廣陵楊鏐曰。何故。對曰。聞縮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難乃且翻。事見一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

行密所治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異本下有微
服二字
紀事本末

新書田
顧傳
作曉

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繆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

無益。請得王子為質。質音致繆命其子傳璩為全武僕。璩力弔翻與

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璩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闖者逃去。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關出入之禁不嚴。非善

守者也。縮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繆曰。請大

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廨古無為殺士卒。繆報曰。軍中叛

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帥所類翻又何大

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繆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

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繆即以爲衢州刺史。

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為

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璩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

妻傳璩。說式芮翻冬十月。李儼至楊州。考異曰。十國紀年注。李吳

御史。奉使楊州。開長水之禍。改姓名為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

舊唐書。昭宗紀。及濬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誅殺濬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

未死。述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播。平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

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

忠既克鳳翔。儼遂留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

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玄宗詔天下州郡。皆立紫極王

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王建又併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

置武興。後魏為武興。後改為東益州。隋改州為順政郡。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為州名。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

帥三團步兵。奔於汴軍。帥讀曰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

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考異曰。實錄。庚辰。司馬鄴奉表。壬午。對全忠使

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鄴誤也。甲申。又遣使獻熊白。陸佃坤雅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

俗呼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繒。翻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

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復扶又民出

城樵采者。皆不抄掠。抄。楚丁亥。全忠表請修官闕。及迎車駕。己

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續。齎詔賜全忠。內使。即中使。往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往梁。臣避朱全

紀事本末
作廷續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比廿九

忠名改中為內耳續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

戶外翻又戶對翻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

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

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

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使趙國夫人

誦學士院二使皆不在調古迴翻又翻正翻二使二中之使之直學士院者韓

也其人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

恐為它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乘虛

襲鄆坊鄆音夫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

鄆州城下鄆州一百一十里鄆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

千人格鬪至午鄆人始敗格鬪者短兵接觸兩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

牽李周彝之兵已亥我師攻陷鄆城獲周彝親族遂令李暉權知鄆軍事不數日周

兵今從唐梁二寶錄擒留守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

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重戰輕防此李茂勳之所以

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詬古候翻是冬大雪城

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尸勝音升尸古

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侍丈以犬

彘供御膳上鸞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栒以飼

御馬梯方廢翻斫木札也丙辰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薙它計翻甲子李茂貞增

兵守宮門行宮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為韓偓經

營入相度徒洛翻數所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

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

通鑑卷之二十一

紀事本末

王實

茂上野

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邪。汚烏路翻田頽急攻杭州。仍具舟將

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十二月。李茂勳

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衡工衡翻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

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

遺全忠書曰。遺唯季翻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

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弊甲彫兵。用戰

國張儀語。半殘為彫。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乘繩證翻公能協

力。固所願也。楊行密使人召田頽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

州。顧全武之說行矣。庚辰。頽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

子為質。將妻以女。質音致妻。七細翻。鏐謂諸子。謂語之也。句斷。孰能為田氏婚

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

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實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紓緩也。難乃且翻。安

敢愛身。再拜而出。錫泣送之。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傳瓘從。數人絕。

北門而下。門直出。故絕而下。頽與徐縮。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

傳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出質也。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縮之黨

自疑。客軍蓋亦孫儒散卒。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帥讀曰率。温州將

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温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章據温州。

田頽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為錢鏐圖陳璋。

張本按田頽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南至溫州。其路徑三。今自溫州取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頽通。頽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溫州。更無他岐。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

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

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一

日食粥。一日食湯餅。湯餅者。醃麥為麵。以麵作餅。投之沸湯。煮之。黃庭堅所謂。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

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亦設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新書本

田頽傳

一本正目作
正目作
紀事本
末訂同
新書同
徒者作

此門示若在
長安宮中也

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止為軍容輩數人耳。干為

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

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

亮一族。見二百五十九卷景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

出降於全忠。降戶復姓苻名道昭。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

嶺南。陷韶州。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考異

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

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

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汭流

由此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

以羸弱挑戰。羸倫為翻。挑徒了翻。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

將。光稠益賢之。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

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平盧節度使

王師範頗好學。好呼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聲聞于時。而治有實

呼到翻。治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

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乘繩證翻。衿音豈得坐視

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遣之書

遺于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夫音扶。復扶

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

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賈。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

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期以同日

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

鄩徐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

邢州以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謂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詞古

又翻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

丙午夜

好字音

舊書本
奇期作

通鑑卷一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三

不知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牙城也以此觀之軍人與市人異處營屋之立自唐然矣考異曰舊紀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

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

故省悉景翻鄆料從周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

車至華州東城帥讀曰知州事叟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

大呼呼火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天復元年十二月

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

東方事走卒色動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

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

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亟紀力翻將友寧召葛從周於邢

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為朱友寧戰

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

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

斬之內養亦宦者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

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東院是夕又斬李繼筠李

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處昌己酉遣韓偓

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

忠考異曰舊紀丁巳蔣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八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

城以示朱溫金鑿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

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

鑿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首級紀年錄殺全

誨等二十二首級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首級新傳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十一

十一

司使章處廷等二十二人若并繼鈞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鑾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二人名不見歟

留車駕懼罪離間問古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

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

表入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

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自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

在帥讀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薛史載莊宗朝段徊奏曰唐制或歲時災歉國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

書于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

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而遽至人臣事君者必知所先後輕

矣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

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

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二夫人于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全

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

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

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嗚呼唐昭宗惟幸于得出徐令全忠取平原茂貞必不敢距豈知夫婦委命于全忠不復有能取之

乎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嫌于同姓嫁娶納

景王妃蘇氏古者雖謂師昏為非禮啼矣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

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

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時客省使蓋通知閣門事故令宣旨

去三仗止報平安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衛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恐全忠以羽衛之豎不敢入也考

異曰王禹稱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伴為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

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眾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謀或者欲劾漢高祖之折鯨布亦恐昭宗

不能辨耳今不取去羌呂翻以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全忠見上頓首

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

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

里上辭之此皆朱全忠繆為恭敬也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七十九

唐紀七十九

唐紀七十九

唐紀七十九

唐紀七十九

唐紀七十九

隊焚撤諸寨從才用翻下同分扶問翻友倫存之子也存全忠仲兄也是夕車駕宿岐

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帥讀曰率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鳳翔既崔胤官今復之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

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

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

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神策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為左右從才用翻自是參

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

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朝直遙翻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

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

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

人於內侍省盡殺之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八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

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胤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已巳

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

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胤雖奏云罷諸司使務道監軍赴闕其實即日已擅誅之至

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冤號之聲徹於內外號戶刀翻徹救列翻其出使外方

者詔行在收捕誅之使疏吏翻下同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

掃宦官品秩之卑者衣黃酒所賣翻又如字掃蘇報翻又如字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

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

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官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

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內外八鎮兵也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官禁人主

自幼及長長知兩翻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

也見賢遍翻其間復有性識儂利儂許綠翻智也疾也利也語言辯給善伺候顏

色承迎志趣伺相吏翻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効

迕五故翻稱尺證翻慝與慝同詰叶翻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

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

日錄內兩
諸司者
省寺六
字同者
傳同者
新書紀
胤兼判
案辛未
係辛未
兩書未

年補錄
同

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朱熹註云浸潤如水之浸。

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于近習。而不

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

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橫戶孟然皆

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馮如城狐社鼠不畏熏燒。以濁亂天下。未

有能劫脇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

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虺許鬼翻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

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

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

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

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者。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省悉景翻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

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

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復扶又翻遂至愛子

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悸其季翻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

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賈誼曰臥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委裘也。朝直遙翻下同。陵宰相如奴虜。

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

幸陝。陝失冉翻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

保丘壘。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更工衡翻改也德

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積絀。絀讀日翻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

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

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

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竇曆狎暱羣小。暱七罪翻。暱尼質翻劉克

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

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

紀事本末綱目

全誨為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官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膏音荒。隔也。心下為膏。文宗深

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譎古穴翻剪累世膠

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瘖於金翻。赧奴板翻。

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汚烏故翻兩幸梁益。皆令致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

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

臣之心。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

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華戶化翻崔昌遐無如之何。崔

字昌遐。通鑑稱其字。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糒去久翻。糒音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踣蒲北翻然後全誨

就誅。乘輿東出。剪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此論歷叙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

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敗補適聖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

侍。寺音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所以謹閭闔之

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周幽王之時。寺人傷于讒。而作巷伯之詩。記曰。

好賢如緇衣。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涇濱。汝為命云。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徐君

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卻之難告。公由是得免。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四年鄭眾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四年呂彊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平元年曹日昇之救患。馬

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事並見前紀張承業

之竭忠。事見後梁紀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

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

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

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否音鄙。薶它計翻。獮息。淺翻。杜預曰。獮殺也。能無

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事見漢靈獻紀崔昌遐襲之

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

垢而焚之。惡烏路翻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見論語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

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

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

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

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

改新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即其地。降戶江翻

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八十 起昭陽大淵獻二月盡開
逢困敦閏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比毗至翻
近也停所

除官者以皆出李茂
貞韓全誨之意也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

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州監軍魚全禮及致仕嚴遵美為李

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因以應詔禮伊真翻嚴
遵美時隱蜀

之青城山據通鑑所書
程匡柔蓋楊行密匿之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展責授沂王

傅分司沂王禮皇子
也禮一作禮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展

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四

進錄卷一百六十四

偃為相。偃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已權。惡鳥路翻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見賢通翻趙崇輕薄之魁。王

贊無才用。韓偃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偃濮州司馬。上密與偃泣別。偃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謂朱全忠也

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嗚呼韓偃何見之晚也。然昭宗聞偃此言亦何以為懷哉。

惟已。已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平原公主嫁茂貞子壬辰。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考

異曰實錄。壬辰以興德府復為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裕為節度使。按編遺錄。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鎮國之號。興德之名。並宜停。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為感化軍。梁功臣傳。天復三年。友裕權知鎮國軍。留後。今從實錄。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

散而營署尚存。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

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唐北門禁衛之兵皆屯於宮苑百司庶府及南衙諸衛皆分居皇城之內。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今全忠悉以腹心為使。則京戊戌。全忠辭歸鎮。辭歸留宴

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示寵異之也。前

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和明進楊柳枝辭五首。楊柳枝辭

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滑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以為出於開元。黎園樂章。故張佑有折楊柳詞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以唐制驛程考

之。霸橋驛當在長樂驛東三十里。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復扶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史言帝徵召不以清海節

度使裴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以朱全忠之薦而相。以忤朱全忠之意而死。白馬之禍皆自取之也。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橫戶孟翻。克用曰。胤為人臣。外

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倖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史言李克用有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

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進奏更以白克用。河東進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有事淄青

範史言朱全忠狡譎。李克用已逆知其情。掎居蟻翻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

全上疑

舊本及新本
紀下史梁
紀下史梁
作賜下進
事本末

異本有朱
下也六
全也六
字之六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圍齊州。朱全忠并兗鄆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北至齊州三百六十里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

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

劉鄩取兗州見上卷本年正月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

繼之。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是年正月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杜洪事始上卷望城中積荻。

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為于偽翻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

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瀟口。瀟口在武口之上對岸即夏浦瀟書涉翻

舉火炬於樹杪。杪弭沼翻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夏四月。

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輝王冲幼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則天下兵權盡歸之矣知温州

事丁章為木工李彥所殺。丁章得温州見上卷二年未其將張惠據

温州。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

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

救宿州。淮南兵遁去。康懷英當作懷貞是時未改名也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

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

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言絕全忠則道路梗塞併

絕朝廷貢奉殷從之。馬殷附汴之心自此堅矣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

韓勅將萬人屯瀟口。勅渠京翻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

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語牛倨翻曰語者無朝廷詔敕以意諭之令出兵救洪。汭

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

汭作巨艦。三年而成。艦戶黯翻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署解舍也言其舟長闊和

荆州皆載其上舟當作州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齊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

輕疾也劈掌書記李璉諫曰。璉它鼎翻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

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剽匹妙翻輕苦定翻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

也。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九城

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

自遁。鄂圍解矣。楊行密時封吳王故謂其兵為吳兵汭不聽。璉登之五世孫也。李璉

之末死於安祿山之難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

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四

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好呼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

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

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

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王建以多馬

歎服。非善覘者也。王建從楊復光起許州。及扈從昭宗皆為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

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史言蜀中互市。可以得西蕃之馬。然王

亦必多此一萬二千之數。蓋集成都近州耳。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

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李存

符存審。降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畏燕兵敬

暉舉眾棄城而去。乘嗣昭之退先是。振武將契苾讓。先悉薦翻逐

戍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

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吐谷渾自赫連鐸與克用作敵。鐸雖克用怒。嗣

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爾朱榮以失万俟道洛。而成內行

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

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大江自蜀東流。入荆州界。謂之

會處。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

家。皆無鬪志。此言成內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覘丑

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眾數千。逆擊泐於君山。君山

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巴陵。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

潰。泐赴水死。傳宗文德元年。成內襲據荆南。至是敗亡。考異曰。新紀。彥威之弟

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泐

此月十三日也。而編遺錄云。二十二日。陷江陵。今不取。北夢瑣言云。天祐中。泐死。尤誤

也。獲其戰艦二百艘。遭翻。韓勅聞之。亦引兵去。許德勳還過岳

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遂舉族

遷于長沙。傳宗光啓二年。鄧進忠取岳州。傳弟進忠。至是而亡。考異曰。馬氏行

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帥其眾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略地荆

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救荆

十國分注。春秋思作忠。

綱目。上。有。還。字。紀。事。本。末。成。未。或。作。本。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唐紀九十四。

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云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荆南然則七月許德勳何繇畧地荆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復三年成汭敗死德勳馬殷以德勳及雷彥威襲江陵還取岳州與何致雍碑意略同故以行年紀為據

為岳州刺史以進忠為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古猶

外翻雷彥威父滿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李茂貞畏朱

全忠自以官為尙書令在全忠上朱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為尙書令官在其上累表乞解

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

此崔胤所判六軍也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

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六軍各軍步兵千人騎兵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

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

召募於市朱全忠自此疑崔胤而有圖之之心朱全忠表穎州刺史朱友恭為武

寧節度使朱友寧攻博昌博昌漢縣唐屬青州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唐避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

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管下有博昌鎮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閩今

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

築之宛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爭城而戰殺入盈城朱友寧之隕身喪元未足以謝冤魂

也號戶刀翻音問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師範之舉兵也朱溫令朱友寧討之三

月己酉朱溫至汴州大舉魏博四鎮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

下攻城之衆死者太半俄而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翼日而拔城中無少長

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傳青州別將攻北海膠水寇登萊等郡實錄據此

而置於四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至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帥師破青州之博昌

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豐北海焉編遺錄五月辛亥却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

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

當炎毒却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

論上意敦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尅也今請上却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

往上下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今從朱

友寧進拔臨淄臨淄漢古縣久廢隋復置於古齊國城在州西北四十里抵青州城下遣

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

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父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劉康父朱全忠所用也以淮

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楊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源東暨于海邊面延袤數千里故置都遊奕使以謹防遏也六

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

據舊書石樓近臨淄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讀趣

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八

六

宋紀成友寧事本

傳同此
王師範
四月丙
紀事梁

促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

兵力已疲。比必利翻及也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傍自

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梟堅傳首淮南。兩鎮

兵逐北至米河。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以淮南之兵。是兩鎮兵也。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

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

至臨朐。臨朐漢縣。唐屬青州。九域志曰在州東南四十里。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

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伺相吏翻毀柵而出。驅

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

降者。降戶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朱

忠見王茂章臨敵整暇。故欲得之。然茂章後歸梁。攻淮南攻鎮并皆折北而不振。人固未易知也。至。捕汴兵乃退。茂章度眾

寡不敵。度徒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

輔唐。輔唐漢安丘縣。乾元二年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薛史地理志曰密州輔唐縣。梁開平二年改為安丘。唐同光元

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為安丘。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

殿。殿丁練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李虔裕以死全王茂章之軍。其勇難能也。楊師厚自此受知於

朱全忠矣。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

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

遣羸弱居前。植直吏翻幟昌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

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既至。望旗幟。

數日。乃敢入城。疑其有伏故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復扶

訓全軍而還。史言楊行密所以能保有江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丁

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為節度使。王建之睦州刺史陳

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咸亨五年分婺州之金華西界置蘭溪縣。因溪水為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鏐遣指

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

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

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從才用翻索

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使疏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四

丁卯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忠以朱友寧之死與忽兵以攻青州豈不欲一鼓而屠之乃置之而歸汴者知青州城堅而王師範兵力尙彊未易以旦夕取故使楊師厚圍守之庚辰

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自郡王進國王前渝

州刺史王宗本王宗本前此刺渝州亦王建命之也罷官歸成都故稱前言於王建請出兵取荆

南建從之以宗本為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峽也初寧國

節度使田頽破馮弘鐸事見上卷二年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為

巡屬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宣州巡屬故田頽因有功而未之行密不許與之則田頽愈彊故不許行密左右下

及獄吏皆求賂於頽以其破馮弘鐸多其破貨也頽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戶下

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復扶又翻下復出同頽兵彊財富

好攻取好呼到翻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頽不從及

解釋錢鏐事見上卷二年頽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頽

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田頽從楊行密起廬州破趙鏐孫儒馮弘鐸皆有大功反狀

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頽有良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

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擢儒所以問頽也頽以儒為貳於己族

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頽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

兵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頽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頽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妄按新舊紀實錄梁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官爵命杜洪等為招討使事今不取仁義悉焚東塘戰艦東塘即揚州東塘淮南之戰艦聚焉對岸即潤州界故仁義得焚之

頽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命朱延壽領奉國節度使見上卷二年使疏吏翻廷朝

得其書以告行密尙公廼歸行密見上卷二年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

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

告將士以討田頽己丑安仁義襲常州九域志潤州東南至常州一百七十一里常州刺

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

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

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

復扶又翻溫奮擊破之李存審救河中擒梁騎兵亦用此術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

密

密

密

密

密

密

密

密

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

子易其志。頽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或疑行密留田頽之母於廣陵，詳考本末，田頽

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頽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化光

二年田頽將康儒取婺州王壇歸之。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

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以

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逆流曰泝，泝蘇故翻，上時掌翻。壇建

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

望火炬，輒擊之。望壇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見而敵入望之，洞見表裏聚而攻之，安有不敗者乎。壇建軍

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李神福之陽敗也，必逆風。

又戰于皖口舒州懷寧縣有皖口鎮，當皖水入江之口，皖何板翻。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

以監車載之，遺錢繆繆剖其心，以祭高涓徐綰殺高涓，事見上。額聞。

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

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斷音。行密遣漣水制

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

會濛擊頽。安仁義雖善戰而兵弱，自守虜耳。田頽兵勢方挫，故命合兵擊之。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

州，執刺史邵播殺之。全忠滅朱瑄，已得棣州，邵播又

洛陽遇疾，復還大梁。考異曰：梁實錄云：壬戌，唐實錄云：十月丁卯朔，今從編遺錄。甲寅，朱全忠如

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降戶

請以其弟師魯為質。質音致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

逼京畿。邠岐連兵，其事詳見後。岐本亦京畿，李茂貞據之。遂為疆藩，今所謂京畿，特京兆府之京縣，畿縣耳。恐其復劫天子

西去。復扶又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考異曰：舊紀及薛居正五

前請舉臆歸降，按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月戊午，今從之。選諸將

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史言朱全忠本欲殺王師範，而力有所未及，為

後屠師範 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

一家張本 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

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

軍屯蕪湖。宗祖宗翻蕪湖漢古縣晉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

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編小。

纔容二千人。賴易之。見昌占翻又丑艷翻不召外兵。濛入賴境。番陳

而進。番陳者分兵為數部更番列陳整兵軍中笑其怯。濛曰。賴宿將多

謀。不可不備。將即亮翻冬十月。戊辰。與賴遇於廣德。九域志廣德州一百八十里宋白

挫伏。挫伏言其將士之氣摧挫而厭伏也縱兵擊之。賴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

偽走。賴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賴亟召蕪

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眾

降。帥讀日率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頌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力足以制田頌。故命王茂章復攻安仁。義復扶又翻。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

矩奔還。成汭死見上四月會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

施四州。變忠萬荆南巡屬施黔中巡屬王建復以矩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

宗矩。更工衡翻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瞿唐峽在夔州東一

宗本為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

治涪州。建許之。史言王建全據峽江之險九域志自黔州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黔其今翻又其炎翻瘴之亮翻涪音浮葛

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

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獻

歛而退。攻城為之緩。新婦謂葛從周妻也為于僞翻歛音虛歛音希又許既翻

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

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

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四

新田 賴易之

異本至 戊下有甲

可過。鄴遣人從容語彥溫曰從千容翻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

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

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

及王師範力屈謂屢為汴兵所敗也從周以禍福諭之。鄴曰。受王公命守

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

使者至王師範所遣語丁丑始出降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鄴自

實錄十一月鄴降。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鄴降。鄴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

範告降。且言先差鄴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鄴。鄴即出城聽命。新紀十一月丁

丑。劉鄩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兗相距不遠。師範之降。亦以告鄴。豈有從周為

具齋裝送鄴詣大梁。鄴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

衣裘乎為于偽翻乃素服乘驢至大梁素服囚服也。渠帥俘虜載以驢全忠賜之冠

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勞力到翻。飲

亮飲酒之多少各有量全忠曰。收兗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從才是

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朱全忠迎車駕于鳳翔。諸將皆賜迎鑾果。鄴一

且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廷。鄴坐受自如。全忠益奇

之劉鄩自降將。擢為四鎮牙前右職。而居之若固有未幾表為保大留後

之幾居豈翻。保大軍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

之懷英當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

馬而卒考異曰。編遺錄。丁亥。趙廷隱自長安馳來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

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及昭宗實錄皆云。辛

巳。今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有為為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

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

遣兵襲荆南。朗人棄城走朗人雷彥威之兵。成泗既匡凝表其弟匡

明為荆南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

委輸不絕唐二稅。有上供。以輸京楊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

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宣州。以又遣指揮

使楊習攻睦州陳詢時據睦州。背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鳳

李茂貞。邠李繼錢鏐而睦于田頔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復扶十一月發騎兵

新舊史
趙匡明
作下
目同

舊史紀年已酉正月無史已酉正月無史已酉正月無史

異本路肥上有未紀肥上異

屯河中。十二月乙亥。田頽帥死士數百。出戰帥讀臺蒙陽退。以示弱。頽兵踰濠而鬪。蒙急擊之。頽不勝。還走城走音橋陷墜。馬斬之。其眾猶戰。以頽首示之。乃潰。蒙遂克宣州。景福元年田頽鎮宣州至是而初行密與頽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少詩及頽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密行以通家諸子禮事殷氏。其子以諸孫禮事之。史言行密雖以法裁部曲而有恩於故舊。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欲以代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賂知祥善治金穀。治直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頽草檄罵行密。為文昌子偽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支計官蓋唐世節度支度判官之屬唐末藩鎮變其名稱耳文昌為節度牙推。唐制節度觀察牙推在巡官之下幕府右職也文昌湖州人也。初頽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頽之婦弟也。頽敗。傳瓘歸杭州。錢傳瓘質于田頽且上卷上年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為兵部侍郎。同平

案目錄丙申晦

異本阿字述升二

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獨孤及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從才用翻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罷為左僕射。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事見上卷上年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為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張濬之死夷考本末過于白馬朝士遠矣豎承與翻永寧縣吏葉彥素為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曰。相公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謀。濬謂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遺種。種章勇翻格哭拜而去。葉彥帥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又如字格遂自荆南入蜀。張格入蜀而亡王氏也。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猶未盡。襄故契丹南並塞放牧。焚其野。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契丹阿保機始此宋白曰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喻今讀如榆仁恭遣其子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八十七

賤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溫子友諒引兵攻胤詰且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歿首岐下實錄胤重世宰相而志滅唐祚按胤陰狡險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既誅全忠兵勢益彊遂有篡奪之心胤復欲以誦詐并圖全忠故全忠覺而殺之若云唐室因胤而亡則可矣舊傳云胤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胤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胤仕唐已為上相滅唐立梁於己何益假令胤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云傳首岐下誤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留步騎萬人何患無兵何必更令汴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胤猶須此卒胤既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邪蓋全忠以胤募兵既多或能圖己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胤也人始不知及誅胤之際皆突出入方知是汴卒耳

初上在華州乾寧三年四年上在華州事見二百六十一卷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發此機者則崔胤之罪也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

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

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質音致難乃且翻崇本妻美全忠

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

之乎李茂貞養崇本為子更姓名曰李繼徽故呼之為父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

繼徽楊崇本復本姓名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

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

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裴樞為首相且朱全忠所薦也故使之促百官

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號戶刀翻罵曰賊臣崔胤召

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歸罪于天復元年胤召朱全忠誅宦官其禍遂至此胤不得不任其

責老幼繼屬月餘不絕繼舉兩翻錢貫也屬之欲翻言老幼相隨而東若繼之貫錢相屬不絕也壬戌車駕

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為御營置使以提舉一行事務御營

使之官始此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時河南北諸鎮皆附於朱

全忠發丁匠必不及鎮定幽滄四鎮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治直江浙湖嶺諸鎮附全

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江則鄂岳杜洪洪州鍾傳浙則錢鏐湖則潭州馬殷澧州雷彥威嶺則廣州劉隱皆附全忠者也

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

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復扶又翻館古玩翻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為興德府以所居府署為興德宮謂

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樂音朕今

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

周嬰居
林云陪
及注水
經注水
干紀水
真作紀

志曰統
真山數
百里積
夏恒積
雲故彼
人語云
魏時元
矣此已
諺

通鑑卷二百六十四 唐紀八十五

駕至陝

陝失再翻 考異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襄宗發自秦雍甲子暨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

天子駐蹕陝郡翌日上來觀于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

以審都邑動靜已酉離梁園行至汜水聞崔胤死是時皆言崔胤以下潛諫帝不令東

遷維陽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斯福也泊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屬車離長

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上欲躬

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明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

戌昭宗發長安遷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

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正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

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

丙寅朔乙亥全忠辭赴洛陽親督工作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自大梁西

赴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懼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及還宮至暮

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廷範為御營使便

毀折宮室沿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繼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止未至華州

二月丙寅車駕駐蹕陝州又曰三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其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

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慮邠岐兵士侵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月

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朱全忠屯河中乙亥駐蹕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絹詔云

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擁脇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遷唐都于

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按梁實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實錄所載詔書

皆云二十二日遣士庶出京朕翌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編

遺汴人所錄比唐紀年宜得其實而正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

駕當日豈能便發長安去陝猶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七日太似忽遽實錄全用

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長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留數日故同以十日至陝差似相近今從之

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甲申立皇子禎為端王祈為豐王

福為和王禧為登王祐為嘉王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

建問古莧翻使疏吏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

印渠翻下同難乃旦翻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

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楊行密以便宜除官猶曰以李

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崔胤

朱全忠遂專總禁衛其實布分私 癸丑全忠置酒私第朱全忠奔走兵間得

人於天子左右而駕言判其事耳 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陝州何暇建私第其

實以到陝州所即安 邀上臨幸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也仲尼曰以臣

之地即為私第耳 邀上臨幸召君不可以訓安有置酒私第邀人主臨之者乎

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

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以

於禁 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躡尼全忠以為圖

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光啓三年置佑國軍節

故徒佑國軍於長安 考異曰接河南府先已為佑國軍今京兆府乃與同名者蓋車

駕既在河南則無用軍額故移其名於京兆耳天祐二年鄭賓猶為西京留守判官然

則雖立軍額。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

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

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考異曰。續資運錄。天復

絹詔。告晉楚蜀。末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實到西川。頒示管內州縣。實錄。此

月。絹詔在四月。據十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實運錄。零相應。今移置。此

月日。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昭宗。絹詔。當時居方面者。未必動心。而讀其書者。往往掩卷。楊行密遣錢傳璫及其婦。并顧全武

歸錢塘。錢傳璫為質於楊行密。見上卷。天復二年。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

討使。復將兵擊杜洪。田頌已平。故復遣李神福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行密。請捨

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楊行密之

心在廣土。朱全忠之心在篡唐。全忠力不能救杜洪。故有是言。行密之報。假天討以折其辭。其所志不在此也。好呼到翻。夏四月辛巳。朱

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諭

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任音壬。堪也。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

俟變。疑上徘徊。以待諸道勤王之師。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

家發來。以臣迎君。此何等語。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君子於其攻孔氏之

羣臣。謂天子為縣官。東漢以來。謂為國家。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為宅家。又羣小呼之為官家。或曰。其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閏月。丁酉。車

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九域志。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上之在陝也。司天

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此椒殿弒逆之徵也。天之垂象示戒。豈不昭昭也哉。故上

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

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

唐末置醫官使。以主醫官。內都知。盛唐知內侍省之職事也。至宋。沿唐之制。有內侍省

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都知。副都知。閻佑之王墀之死。以言星氣也。韋周可證之死。以

附耳語也。元帥朱全忠。癸卯。上憩於穀水。穀水在洛城西。自崔胤之死。六軍散

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異曰。考

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實錄據之。今從舊紀。薛史。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為干

縊。一既翻。又於賜翻。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衣其于既翻。代之侍

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令音零。皆全忠

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時以貞觀殿為正殿。崇勳殿為入閣。朝直

遙 乙巳。御光政門。時遷洛之後，易宮門名。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改元天祐。更命陝

州曰興唐府。更工衡翻。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申。敕內諸司。惟留宣

徽等九使。時惟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

人充使。御厨、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况國用未豐，庶事草

人充使，蓋初誅宦官，後內諸司使皆以內夫人領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實錄改充使

為宣事，誤也。按宦官既誅，以內夫人宣傳詔命，及充內諸司使，夫既宣傳詔命，則實

錄云宣事，亦未為誤。但天祐三年，方罷宮人宣傳詔命，故以實錄為誤。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

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

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

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

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

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朱全忠先為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鎮節

洛陽建都，不為節鎮，故以天平授全義而已。兼忠武為四鎮。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

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天復元年，錢鏐封越王，為

癸亥

使。今復舊天雄軍號癸亥。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于偽翻，更工衡翻更命魏博曰天雄軍。代宗以魏博為天雄軍，以寵田承嗣。至德

宗時田悅逆命，後復歸順，命為魏博節度

